

在驚濤駭浪、風雨飄搖中，來美的第一個秋季班的課程，終於在十一月中旬有驚無險地結束了。

學期最後一週是期末考，考第一門路德神學時，只能用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」來形容。短短的兩小時，要回答 12 個小問題，六個中問題，評論兩大篇文章。沒有選擇題、連連看、是非題，一點都不能取巧。走出教室只覺一片漆黑、欲哭無淚。

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。接下來兩天重振心情，面對希臘文複習的考試，大概考了 90 分，考希臘文讀經，總成績大概 93 分。考希伯來文讀經，考了 93 分（終於把總成績拉到 85 分）。還好過去的事奉歲月，讓自己養成了一些耐挫力，可以隨時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。所以考完之後，就犒賞了自己一頓冰淇淋大餐。

正式成績大概要到十二月中旬才會揭曉。可是，我已無暇顧及成績表現。又得馬上整軍經武，嚴陣以待冬季班的大軍壓境。下一季，我選了兩門原文解經的課程。分別是啓示錄及智慧文學。啓示錄的老師是 Dr. Louis A. Brighton，智慧文學的老師則是 Dr. Henry L. Rowold（羅恆理老師）。兩位分別是這兩個領域的權威。羅老師大名在信義神學院更是如雷貫耳、聞者敬畏。因為他曾告訴我們一句名言：「你們的生命是因信稱義，但是你們的功課是因行為稱義。」這位智者讓我深深體會，因信稱義完全是恩典，因行為稱義就是苦工加苦修再加苦練、沒有恩典！如今落入他們的手中，只有多做苦工了。其實能在他們手下做苦工，仔細想想，也是一項恩典。

爲了在枕戈待旦之前，徹底休息一下。考完回到宿舍，就狠狠的睡了兩天的覺。醒來之後，精神振作，很想有一番作爲。於是穿上全副車裝，踏上鐵鞋，牽出塵封已久的單車，騎向森林公園。不知爲什麼，好像完全不知疲累，在方圓 20 公里的公園內，攝氏六度下，我不畏嚴寒拼命地騎。騎了兩個多鐘頭，回家一看碼表，發現竟不知不覺騎了 65 公里。第二天一覺醒來，腿酸腰痛，我又躺了兩天。

在冬季班開學前，學校有兩週的假期。因正逢感恩節的假期，大部分的同學都走光了。學校及宿舍都空空蕩蕩的，再加上秋風蕭瑟、草木凋謝，整個學校像是一個寂寥冷清的修道院。不知爲什麼，我反而喜歡上這樣的景物。

可能是平常自己陷入熙來攘往的人群及生活，忙亂而不自知。如今人去樓空，正好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安靜沈澱之環境。這學期最大的收穫，其實就是考的最差的那一科：路德神學。這門課讓我很深地思考「十架神學」與「榮耀神學」的差異。

教授要我們讀兩本書「On Being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」、「Theology Is For Proclamation」。這兩本書都是 Dr. Gerhard O. Forde 的著作。前者是他針對路德 1518 年的海德堡辯護論所作的解析；後者則是申論「神學當以福音宣講為目標」。Dr. Forde 雖然不是世界級名師，但深受我們教授推崇。我讀了他的書也深受啓發，如獲至寶。他從作一個十架神學家的角度，詮釋如何準確、有力的傳講福音。並可幫助我們走出時下強調名嘴、名人、神蹟奇事的「榮耀神學」迷思。

最精彩之處，莫過於他分析保羅及路德的神學思想。他強調福音宣講中，「基督恩典與主權」的重要性，遠超過「促使人作選擇」的重要性。他指出「救恩是神揀選人，並非人選擇神」，「透過十架是認識基督最正確之路」，而「宣講基督就是讓聽者直接體會基督的應許與救恩，是透過聖道與聖禮直接臨到聽者」。沒想到尋覓多年神學界的「武穆遺書」竟然在此找到！

我真感謝，過去在校園團契多年的事奉經驗，特別是在研經及佈道上有很豐富的實戰經驗。所以現在讀起書來，很快可以發現要吸收什麼。此外我也發現聖經課老師所指定的參考書中，有一部份我早已讀過。證明過去，我在研經的方向沒有錯，也收集了不少研經參考書。本來我沒什麼自信，都將書打包留在家裡。近日發現，才通知老婆速速寄來。沒想到韻琳竟能很快地從數十箱書中找到，其找書能力與寫書能力皆令人激賞。看來下一季我可以不怕老師跟我說「好膽賣造」了。

這幾天睡醒時有點不習慣，因為好像沒做惡夢。記得學期中最常做的惡夢，就是夢見自己和小兒阿諒對話。我用嚴厲的口氣叫他去讀書，在夢中我是用英文叫他的。而他，他竟然用我聽不懂的語言跟我頂嘴，低低咕估一臉很不爽的樣子。

後來我終於想清楚了。夢裡的我，其實代表學校和老師；夢裡的阿諒，事實上就是我真實的自己。他們對我來講，如同嚴厲的父親，我不得不從，但好像也不太聽得懂他們說什麼。所以心裡其實是反抗的。不過因為不知道如何用英文表達心理的想法，所以可能是用台語跟國語在反唇相譏。原來我是用這種方法在抒解情緒！希望下一季時，我可以夢到阿諒用我在夢裡聽的懂得英文嘲笑我。